

22

凝

霜

上

剑

萧逸作品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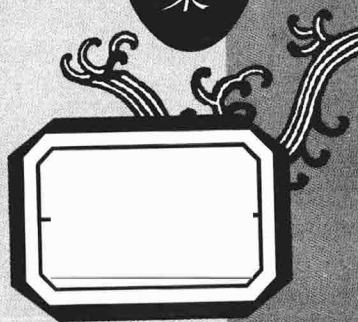
22

凝

上, 霜

剑

萧逸作品集

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第一章 古井无波

东方微现出鱼肚白色，快要起潮了！

海风嗖嗖的吹着，紧贴着海面抄过来，沙岸上卷起了漫天的黄雾，可以预料到，今天不是一个下水的好日子。

苍海客——这个久立在崖前，面向大海的老人，抬头仰望了一下穹空，把一双肥大的袖子挽了一下，开始把小舟推到滩边，为的是等待潮水的迎接。

旭日有如一枚熟透了的大橘子，天边的云彩，都被它染红了，看来像是大捧的山茶花，又像是搽在妇人脸上的胭脂！

潮水浮起了水舟；小舟载起了老人；浪花，把船头都打湿了。

苍海客放下手中那个长形的包裹，那是用青布包着的一口长剑，古铜色的绳子上，还有一颗樱桃大小的珊瑚结子，迎着日出，闪闪放着红光！

小船在他有力的双臂操作下，逆风破浪向前驰去，一任船身荡漾，可是他那看来枯瘦的身子，就像是钉在船上似的，纹丝不动。

多少年了，这笔仇恨必须要结一结了！

人有时候不尽是为“钱”而活着，还有些别的，譬如，争强、斗气、寻仇、问事……而后者似乎更支配着人生，往往身

败名裂，甚至于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！

就像眼前这个老人，他倔强、好胜、一意孤行，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不了解，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要去争这一口气？去干扰那个与自己原无瓜葛的少年？是为了什么？

也许是武林中的人，都太好胜了，所谓“一山难容二虎”，同一领域之内，难望双雄并立，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。

想到此，他那黄蜡似的面色，立刻为热血涨红了，灰白的两撇秃眉，如同钢针似的立了起来。

“小辈！”他狞笑了一声，忍不住自语道：“你可曾想到，我又来了？曾经败在你掌下的苍海客又来了！”

说着，他一只手紧紧的握住了剑把，双目中血光迸现，荡漾出无限杀机！

小船在一座无人的荒岛上泊岸了，他叫不出这座荒岛的名字，事实上在这渤海湾里，大小岛屿真可谓“多如牛毛”，它们多半都没有什么名字的，然而在他心里，再没有一个地方，比这个小岛更为可憎的了！

因为有了那个人，连岛上的一木一石，也都令他感到可憎！真是“人地同恶”。

迎着日出，他跨进那些弯出的岩石，就在第七座崖石之后，他站定脚步，随着，身形蓦地腾起，拔起来，又如同一只海鸟似的飘落下去！

两棵大柳树交错的垂着，茂密的桠枝使得那岩洞黯然无光。

苍海客拂开了柳枝，践踏着地上的枯叶，向前行去。

这地方看起来，就和三年前一样的，那两棵大树永远是那么翠绿，那袋形的沙岸，为白色的浪花淘着，一次又一次……

但是这些是不能说明什么的！

苍海客行至洞口，不自禁止住了脚步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他

曾不止一次的立足过，但是也不止一次的落败在对方的铁掌之下！

想起来也难怪自己心寒，对方不过是一个弱冠少年，而自己却是名扬四海、年达六旬的人了，他取胜自己却是那么轻而易举……

那么轻轻的一点之后，便展露出他那种傲视天下的微笑。一次，两次，都是这样的……

苍海客向着黑同墨染的洞口朗笑了一声，厉声道：“洞内的娃娃，请恕老夫打搅清睡，我第三次向你请教来了！”

回声自洞内传出之后，良久才有一声轻微的叹息道：“苍海客，你这是何苦？”

那是一种冰冷的声音，继续道：“我只不过是借地苦修而已，其实我又不曾冒犯你，何故再三来此逼我？”

老人闻言，骤然面色一变，他后退了一步，显然他的一举一动，都落在对方眼中。

他狂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娃娃，你不曾睡着么？很好，我们就再印证一下吧！你出来还是我进去？”

火光突然一闪，又随之熄灭，洞内亮起豆大的一点灯光。

借着这一点灯光，苍海客看清了洞内的一切。

那简单的陈设，石几、石床……再就是堆积如山的书，看来这少年像是一个来此读书养性的文士，又有谁知道，他竟是一个敛锐不露锋芒的武林奇人？

他那精湛的武功造诣，也许只有眼前这个老人知道，因此，当他听到少年的声音之后，下意识的有些害怕。

他生怕自己的胆虚，会从声音中流露出来，那么，大声的说笑，也许是最好的掩饰之法了。

背石而坐的少年，长发披肩，剑眉星目，称得上“英俊”二

字。

只是他的肤色有些苍白，而且唇颊上的胡子也显得过长了些，目光看来也较常人明亮得多。

点亮了那一角羊脂灯后，他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并不曾睡觉，苍海客，你以为世界之上，只有你一个人才早起么？”

苍海客最怕看他这种从容不迫的样子，同时也最恨自己的毛躁和不安。

他冷笑了一声，上前道：“已经三年了，三年不是一个短日子，你一定不会想到，这三年来，我又学了几手厉害的功夫，那么……今天……”

说着他情不自禁的嘿嘿笑了。

少年剑眉微分，有些惊讶并感慨的道：“哦……太快了……三年了……”

他弯着手指算了算，苦笑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来这小岛，已将近十年了。”

苍海客嘿嘿一笑道：“谁来与你闲话家常，娃娃……”

少年星目陡地射出奇光，岔口道：“我不是告诉过你，不许这么称呼我么？苍海客，你似乎太健忘了！”

老人立刻住口，他后退了一步，面色极为尴尬，又像是在强忍着一种极度的愤怒。

他哇哇呼道：“江海枫，除非你败在我掌下，退出渤海，否则我是至死不休，就像今天一样！”

他狂笑了一声，接道：“你终必会败在我剑下的！”

少年理了一下散乱的长发，哑然一笑道：“你不必说明，我已经看见了，这一次你是带了兵刃来的，可是……”

他含蓄的笑了笑，斯文的道：“你仍然会落败的。”

并又肯定的道：“你必然会败得比前两次更惨，因为心怀恶

毒的人，必定会得到恶毒的报应！”

苍海客气得身躯颤抖了一下，他知道这实在是不必的，有了两次的经验之后，他已知道，任何的暴怒和吼啸，对于眼前这个少年来说，都是多余的。

他勉强的镇定了一下，因为他知道，失败的主要因素，往往是由于过于性急。

“江海枫！”他说：“你不必用话来激我，现在事情很简单，今日我来的目的你也知道，我们还是老样子，咱们快刀斩乱麻，马上决一胜负，然后……”

少年一笑插口问道：“然后怎么样？莫非还想像过去两次一样，败了转身就走，三年之后，再来？我实在有些厌了，而且感到不胜其烦！”

老人咬牙切齿道：“自然这一次是不会如此了！”

少年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，他仍然是盘膝坐在那块大石之上，闻言之后，淡然问道：“那么，你要怎样呢？”

“江海枫，你听着！”老人冷笑道：“我如败给你，横剑自刎，可是你如败给我……”

说着狂笑一声道：“自然……那时你的命运，就要由我来决定了！”

少年微微一笑，略带鄙夷的道：“乔昆，先不要把话说绝，我担心你到时候，无法下台啊！”

说到此，他才由大石上站起了身子，并长叹一声，抖了一下他那身皱纹满布的长衫。

苍海客乔昆后退了一步，厉声道：“取出兵刃来！快！”

这个叫江海枫的少年，皱了一下眉，半笑道：“我真是不明白，你……”

说着又叹了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！”遂步下那块大石。

他四处寻觅了许久，自一堆燃烧过半的枯枝中，抽出了一枝松枝，约有三尺长短，粗若儿臂。

他以之拄地道：“这里太黑了！我们到外头去吧！”

苍海客冷笑道：“自然去外面，走！”

说着率先转身而出，少年过了一会才走出来。

这时候天已大明了，阳光耀目难开，那些泥黄色的沙粒，都吸满了热气，袅袅发散着。

海风吹在人身上，湿、黏，而且还有些痒。

苍海客站定了身形之后，四望了下，觉得不太理想，于是又换了一个方向。

少年只是微微冷笑点首。

海风吹着他黑长的头发，它们的长度，几乎已经快达到他的腰部了。

乔昆紧张地道：“你还等什么？快撤出你的兵刃吧，我知道，它必定是围在你的腰间的。快吧，时间不早了！”

江海枫以那截松枝，在沙面上划了一下，冷然道：“你猜错了……”

皱了一下眉，接道：“我好像告诉过你，在十年内我是不用兵刃的，你大概是忘了！”

乔昆怔了一下道：“那么，你怎么对付我这口剑？”

长剑一扬，冷气袭人，是一口好剑！握剑在手的苍海客，确实豪气干云！

江海枫扬了一下他手上的枯枝，漫不经心道：“我就用这个！”

苍海客后退了一步，冷笑道：“你不要忘了，这不是点到为止，我下手是不会留情的！”

“那么，你就杀了我好了！”少年笑道：“能够在死大名鼎鼎

的苍海客手中，也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！”

他笑了一下，横跨出半步，平了一下手上的松枝道：“来吧，我们速战速决！”

苍海客头上青筋暴现，他四望了一下，这崖谷下，沙滩上，确实是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。否则这真是一件丢人的事，现在，他一心为了雪耻称雄，也就顾不得了。

他狂笑了一声道：“不出三十招之内，江海枫，你将溅血在我青锋之下，这是你咎由自取，却是怪我不得！”

少年频频皱眉道：“快来吧，我不能为你耽搁太长的时间，还有一章书我没看完呢！”

就在他这几句话尾声未歇之际，苍海客已纵身而前，掌中剑，划起一道长虹，夹着一阵轻啸之声，直向少年颈项之上绕去！

江海枫只把手上枯枝平着比了一比，不歪不正，可是皓首白发的乔昆，却是踉跄后退了三四步，才拿桩站稳。

他即速撤回了这一招，少年也似有些惊讶，他微微的点了一点头道：“老头儿，退得好，比以前是大有进步了！”

乔昆面上一红，桀桀怪笑道：“你不要口上轻薄，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！”

说着他在沙岸上转了半个圈子，却是不递一招，少年更是足下连动也不动，手中枯枝像玩儿似的拿着。

这种情形，除非极为内行的人才看得出，他们是在作一场殊死的激斗，而在武技寻常者的眼中看来，就不免会失笑了。

苍海客绕了一周之后，始终不攻上去，少年更是不言不语。太阳更升高了一些。

苍海客心中有数，只要太阳再高一些，那么阳光正好透过谷口，直射过来，自己剑上的光华，将更强烈，用以照射对方

的眸子，胜券必可在握。

想到此，他假意扑身而上，长剑再次击出，“玄乌划沙”，直向少年双膝斩去。

这一次，江海枫却连松枝也不举了。

苍海客攻得快收得也快，他的虚招为对方洞悉，不禁老脸一红。

就在这时，他身形倏地一旋，长剑上光华四溢，映着太阳爆出了一点寒星，直向对方双目耀去，他等待的时候到了！

江海枫口中“噢！”了一声，猛地退了一步。

紧接着，苍海客腾身而上，施出他最厉害的一招“剑封喉”，剑尖发出一声龙吟，直向少年咽喉上点去，捷如电光石火，一闪即至！

少年长啸了一声，身形倏地一矮，青衫微飘，身形乍起，只一闪已由苍海客头顶上掠了过去。

苍海客满怀希望的一记绝招，居然没有奏功，不禁大吃一惊，他知道自己竟是轻估了对方，此刻再想从容退身，只怕是万难了。

当时厉吼了一声，长剑一抡，施出了救命的一招“金鸡剔羽”，长剑由背后发出，直取少年小腹。

少年虽是看来沉静如止，但是他超人的内功，已达到了登峰造极、随意而发的境界，即所谓“心到意到，意到力到”。

他本未把苍海客这种人物看在眼中，但却想不到一时大意，险为对方所伤，对方竟以剑映阳光，先刺耀自己双目，趁隙以毒招攻之。

江海枫十年的静悟苦功是惊人的。

苍海客一招虽险些奏功，但毕竟还是虚耗，却予少年以极大恶感！

他这救命的一招“金鸡剔羽”方向外一撤，少年的松枝已同时递出。

只听“呛”的一声，江海枫身形纹丝不动，苍海客却为一震之力，荡出了四五步以外。

在他想像中，自己兵刃乃百炼柔钢所制，有“吹毛断发”之锋利，而对方只不过是一截枯树枝而已，如此一击之下，焉有不断之理？

可是事实却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，这一震之力，差一点令他宝剑出手。

苍海客惊魂乍定之下，一横手中剑，却见那一泓秋水似的锋刃之上，竟多了一个黄豆大小的缺口，寒光四溢，剑身连颤，他不由口中“啊”了一声。

再看对方手上那截松枝，虽然是半焦半黄，别说没有折断，竟连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。

见此情形，苍海客不由打了一个寒战，他吓得一连后退了四五步，面色如土。

少年还是老样子玩着他那截枯枝，嘻嘻一笑道：“老头儿，还要再打么？”

苍海客双手握剑，全身急颤，眼泪就像洒豆子似的落了下来。

他咬牙切齿道：“算你厉害……我是打不过你……我比起你来差远了，可是我不服气！”

江海枫以松枝拄地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可是你没有机会了！”

苍海客忽地大吼了一声道：“不！不！我绝不死，我不死……”

说着他连连后退，像是生怕少年要取他性命一样，江海枫只是淡淡笑着，并未进逼。

苍海客退了几步，见对方并未追上，就站住了脚步，冷冷的笑道：“江海枫，我只是损了兵刃，并非技不如你，所以我不死！”

“这个随你。”少年笑了笑：“我并没有逼你死！”

苍海客这才心中略定，他四顾了一下冷笑道：“那我要走了！”

少年哈哈一笑，挥着手上的木枝道：“你去吧，我绝不追你，只是有一点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那双瞳子里灼出了冷森森的光芒，哼了一声接着道：“以后不要再来了，否则我就不会再这么客气了，这座海滩，将是你的埋骨之处！”

说完，他以手中枯枝，平空向远在丈许以外的海面上一挥，只听见“嗤”的一声，激起了大片水花，那些飞上半天的海水，有如一阵雨似的，纷纷飘落了下来，良久才息。

苍海客就像是一樽木像似的立在当地，过了一会，他才重重地在沙地上跺了一下脚，转身而去！

少年目送他的小舟远去之后，苦笑了笑道：“这是何苦？”

他负手在海滩上走了几步，望着浪花激打在岩石上，卷起白浪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安适之感。

过去，每逢风和日丽的日子，他偶尔也会自石洞中走出来。

看看日出、日落，或是散散步，在沙滩上拣拾贝壳，这些对于他来说，都是一种很好的享受。

可是自从他近来更进一步自静中大悟之后，已在内心开辟了新的世界，这些举动，也就不能再带给他一些什么新的快感了！

在沙滩上行了几步，他又转身回到了石洞之中。

在铺着兽皮的大石上落座后，顺手把灯盏放高了些。

然后他打开了一本书，聚精会神的看下去。

他惯于在暗中读书，借以训练自己的“夜视”能力，并且更能体会其间的乐趣。

可是当他翻了两三页之后，忽又放下了书本，剑眉再次皱了皱，自语道“怎么去而又返？莫非他当真不想活了？”

想着不觉有些生气，却也并未十分在意，只是如此一来，他读书的雅致，却是丝毫也不存在了。

过了许久，并未见再有任何动静。

江海枫站起了身，可是他却不禁自嘲的笑了笑道：“师父说得不错，我的耐性还嫌不够，看来要达到无波无性的境地，是多么不容易啊！”

想到此，就又坐了下来。

可是，就在这时，一个人的影子，突然出现在他的视界内，那是一个妙龄少女。

他不禁大吃了一惊，定目细看之下，果然洞口俏立着一个长身玉立的姑娘！

这姑娘一身蓝布衣裳，十分洁净，衬着她可人的身段，是那么的俊俏、妩媚。

她那弯弯的眉，挺大挺亮的一双眸子，再衬着略向上弯的一张小嘴，真能令人销魂！有说不出的玉、洁、冰、清！

可是这一切，在江海枫的眼中，显然不起作用。

他只是十分惊愕的看着她，看着这个陌生的姑娘，以带些奇怪的语气问道：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怎可随便进来？”

姑娘俏皮的笑了一下，盯着他道：“你不要生气，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有本领的人，我是来求你的。”

江海枫皱了一下眉道：“求我？我并不认识你啊！”

少女似乎为对方的冷漠呆了一呆，面色红了一下，随又笑

道：“我要你教我功夫！”

江海枫闻言不由剑眉一分，微微的笑了，他摇了一下头道：“这真是奇怪的事，你怎会找到了我？姑娘，我哪会什么功夫？”

说到此，不禁面上带出了一层薄怒，因为这姑娘显然是太冒昧了，再者他知道，自己隐身于此，以及擅武之事，显然已不止那苍海客一人知道了。

少女笑眯眯地道：“我知道，你也许有些怪我说话不客气，其实你只要答应教我本事，我情愿拜你作师父！”

江海枫淡淡的一笑，遂即闭上了眼睛，摇了摇头，冷冷地道：“你即刻出去，我没有工夫与你多说！”

蓝衣少女吃了一惊，同时觉得对方那种冷傲的态度，太使自己难堪。

她勉强忍着气道：“你这人真是，为什么说话这么不客气？我是诚心地求你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江海枫摇了一下手，又冷然的道：“你是诚心，我也是好心，姑娘，你出去吧！我是一个平常的读书人，不会什么武功的！”

那姑娘挤了一下鼻子，娇声嗔道：“你说谎，你有本领，你是一个异人，也是一个隐士，你以为我不知道……”

江海枫忽睁双目，那冷峻的目光，顿时把那姑娘吓得后退了一步，话也接不下去了。

江海枫见了，轻轻叹了一声，挥了一下手道：“去吧，姑娘，不要吵我！”

那姑娘恨恨地退后了一步，嘟了一下嘴，显得很失望，又重重地跺了一下脚道：“有什么了不起嘛！你这人……”

江海枫目光再次睁开，本想回骂她一句，却见那姑娘，目光之中已蕴着泪光，像是要哭的样子，不觉心中一软。

心忖对方不过是个不解事的姑娘，自己何必与她一般见识。

于是就忍下了，但却不免多看了她一眼，见她秀发蓬松有似乌云，用一条细草编就的花草辫儿束着，显得很俏皮，腰间还配着一个豹皮囊，内中鼓鼓的，也不知装些什么，小蛮腰勒得细细的，微风轻轻飘着她的发丝，衬着她玉色的肌肤，真有如“玉树临风”。

他很觉奇怪，这座小岛上，除了那苍海客外，向来是没有人登涉过的，怎会突然闯来了这个年轻的姑娘？

可是他这些年来的养心修性，虽不能说是“古井无波”，但他生性并不喜与女性搭讪，尤其像对方这么莫名其妙的闯进来，确实过于冒失。

他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也许你是误听人家乱说，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至于为什么住在这里，我也用不着告诉你，你家在哪里？一个人到这小岛上来，太危险了，还是快些回家去吧！”

那姑娘撇了一下嘴道：“我一定要学功夫，我不怕吃苦！”

江海枫有些失笑，叹道：“这不是你怕不怕吃苦的问题，而是我根本不会什么武技，我教你什么？”

少女怔了一下道：“你真的不肯？”

江海枫又闭上眼睛，摇了摇头，那姑娘气得重重跺了一下脚道：“不教就算了！”

说罢转身就走，走出了洞口，她又冷笑了一声，回过头来道：“只是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，因为这个小岛并不是你的！”

江海枫望着她的背影，苦笑了笑，也没有理她，心中却微微有些懊丧，因为少女曾说过不离开这地方，这真是一件极为讨厌的事情。

可是这时他耳中却听到了哗哗的水响之声，不禁心中略安，她毕竟还是走了！

天黑得似乎特别快，在这冷寞无人的孤岛上，江海枫一直有这种感觉。

日出、日落、台风、下雨……大自然似乎再也玩不出什么别的花样了。

也不知为了什么，今夜他觉得心情特别的不安与烦躁，可能是白天的两件事，把他那久已沉静的心情给搅乱了！

提了一个小灯笼，江海枫步出洞外。

浪花就在谷口的巨石上拍打着，白色的泡沫，即使在如此的黑夜里，也能清晰的看见，它对人的启发，往往是一段褪了色的记忆或者是幻想。

天空飘着纤纤的细雨，飘在脸上凉凉的。

江海枫回顾了一下，身形蓦地腾起，真可谓轻比猿猴，那高达十数丈的悬崖，在他只是起落之间，已自翻了上去！

黑夜里只能看到他手上那盏小灯笼，在绵绵的细雨里颤抖飘荡着。

现在挡在他眼前的，是一座较方才那座悬崖更高十余丈的断壁，一平如切，拔海屹立着，狮虎难登！

然而在这位不可一世的少年奇侠眼中，却无异于康庄大道。

就见他把那小灯笼往腰间一插，然后背贴崖壁，脚下一崩，只听得窸窣窸窣一阵细响，人已如同一只大壁虎似的上去了七八丈。

他以二肘二足交替着向上揉登，速度极快，一刹那间又升高了许多。

接着双足一端石壁，整个身子有似一条倒穿清波的鲤鱼，整个地倒翻了上去，在空中提气轻身，就像一片枯叶般的落在了崖顶地面。

现在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嶙峋的怪石，还有些纠葛的怪

藤荒草，细雨丝里，不时传来秋虫的鸣声，更令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战瑟和恐怖。

江海枫拔出了灯笼，身形如星丸跳掷般的，一连翻过了十数座怪石，然后在一座极大的怪石面前站了下来，先整理了一下衣服，然后毕恭毕敬的行了一礼道：“弟子海枫，参见师父！”

“孩子！”一个微弱的声音道：“今夜，你来得太晚了……”

江海枫肃立道：“是的，师父……”

那微弱的声音又道：“今夜你一定遇见了什么特别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孩子！”

江海枫不由微微一笑，心说师父真了不起，什么事情都别想瞒过他。

当下行前一步，轻轻用一手一推当前的大石，只听得“吱”一声，那石面竟像一扇门似的开了。

立刻自大石内，泄出了一片清蒙蒙的灯光，如非目睹，谁也不会相信，世上竟有如此精致、巧夺天工的地方。

洁净的一间石室，是挖空了大石的心脏而形成的，在这间不染纤尘的石室内，仅有一张石床和一张可以摇动的睡椅，另外还有一张不十分土的石桌。

石桌上有一台灯盏，内中满盛松子油，那纯青色的灯光，正是由其中燃着的灯捻上发出来的。

在那张可以前后摇动的睡椅之上，仰卧着一个形色极为憔悴的老人。

这老人看来真不知有多大岁数了，他脸上不只是布满了皱纹，甚至于还透着萎靡和病弱。

一双深凹的瞳子，虽可依然找到些昔日的光彩和锋芒，但是它如今，毕竟是显得太衰老了，而且转动起来，也显得有欠灵活。